

于布
著

自画像与歌谣

我在观察，我在理解，

我在感受，我在回忆，我在质问。

——彼得·汉德克



上海三联书店

自画像与歌谣

于布 著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自画像与歌谣/于布著. —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 2013. 12
ISBN 978-7-5426-4417-6

I. ①自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48033 号

自画像与歌谣

著 者 / 于 布

责任编辑 / 冯 静

装帧设计 / 汪要军

监 制 / 李 敏

责任校对 / 张大伟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

网 址 / www.sjpc1932.com

邮购电话 / 021-24175971

印 刷 /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×1240 1/32

字 数 / 150 千字

印 张 / 7.37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4417-6/1·780

定 价 / 28.00 元

敬启读者,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-66019858

自序

这是一本散文诗集，和其他同样类型的作品一样，它着眼于每一个精细的事物和瞬间。

这本书用了太多象征和隐喻的手法，以至于遮盖了原本朴实的面貌。因此，本书中出现的人和物，都是一种象征，象征着它们存在的方式——“我”就是这样存在过，在你的眼前，以后也会是如此，只是你看不到罢了。

这一副副自画像，一首首歌谣，都是为了表达真实的生活而进行的尝试。这就像是一场游戏，一个玩笑，它无需别人给我们一个准确的答案，一个既定的指标。我们本就不在方与圆的规定之下生存。

因此，本书自写完第一章之后，就一直延续着离奇、幽默、可笑、崇拜的风格……或许我们该用书中的视角发现隐藏在周围的眼睛，它一直在评判、观察并作出预示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意象都是从最简单的情景上引发的联想。

到底是，这样的写作困难还是阅读更困难？

而此书最好的阅读方式，是诵读，而不是一字一字的被纠缠，因为一不小心，它就会让读者变的困扰和混淆不清。

我像是一个写实派的画家那样，费尽心思的选择角度、光线、构图和模特，但在最后却发现眼前出现的是某些立体派和超现实

主义画家们画室里那些破碎的画布。

于是我知道，我喜欢《格尔尼卡》的草图远甚于其本身。可是，我很难见到它们，所以，我自己去创造了，但不是用颜料，而是用墨水。

在这期间，我向很多人请教过，那些买卖商品的小贩，那些早出晚归的清洁工，那些在火车上筋疲力尽的旅客。他们有的是把血液化为色彩，有的终身想成为一棵古树，有的割破眼球才能看见别人的心灵。这些如此不安的灵魂让我受益匪浅，就像是在迷途中发现了自己的倒影，以及倒影之下的目光和星辰。我的世界因而变得更为清澈，也更能揭露那生活中片刻的奥秘，它从不会那么严肃，它能提供的是欢愉。

对于一本书来说，能否回答一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，但在我看来，这也仅仅如此。对于本书来说，我只是把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给记录了下来，至于能否给读者带来什么，那真的是得靠读者自己了。

当然，我本不该故弄玄虚，让读者不知所云，可是我们该知道，与其辛辛苦苦地描绘每一件衣服无比复杂的褶皱，不如站在冉冉升起的彩云间，看着身披它的人如何起舞；而我们最该做的，就是弹奏出配得上的曲调。我们宁愿在这样的一个下午被四处追逐，也不愿乖巧地坐在沉闷的房屋里等着窒息。

我想，阅读此书的过程，就是勇敢地选择了这样一种被追赶甚至被放逐的过程，但同时也是最快意的过程。

倘若此书能到达读者手中，我将非常感激，愿您能在任何一个

空暇的时刻里，翻阅着其中任何一个章节，任何一个片段。希望，您所看到的，恰好是那一时刻里最快意的享受。同时，我也非常感谢上海三联书店的编辑老师以及印刷厂的工作人员，非常感谢他们的辛苦付出。

于 布

2013年8月16日

引 子

——这是文学的创作，不是行动的指南。

在我步入社会之前，就已把生活当作逝去的王者那样崇拜了。

属于他的那些朝代，以及用笔书写的汉字，这些我们生前的模样，正经历着一次次更迭变换。而如今，该轮到年轻的人们前去觐见了。红毯正从那学会质疑的脚底铺开，只待他们精雕细琢着手中的顽石。

在一座巨大的城墙下，我们只有仰望，然后逐渐变高，但我们的周围怎么也见不到天空，更没有白色的衣服上装饰的羽翼，直到后来我们可以撤退了，沿着它的四周，在那透着青绿色光芒的砖缝里，我们发现了更多的石头和枯草，这就是它仅有的财富。细细查看过去遗留下来的这些武器，在那锋利的刀刃上，统统写满了赠语。

在护城河的深处，我们快速地游走，窒息，这份无言的羞惭，怎能在土地上露面！

在过去水中是无光的，一切挣扎，皆被隐藏。

那些王者，有一个庞大的家族，遍布在我们的周围，成为我们的邻居和土地的主人，而我们是永远的客人，是主人的子孙还有奴仆。出生是破例给我们的优待，但仅这一次，我们应该听懂暗示，

享受了之后就及早地告辞。不要试图用我们那卑贱的生命遮掩它们神圣的王冠。我在不论谁的家里，始终觉得门是敞开的，座椅摆放得整整齐齐，写满了“逃走”二字。

我去祭拜那位逝者时，不会多做停留。幸运的是，在我们被招待时，统统讲着没有根据的笑话。

之后，我常去的地方是一个剧场的中心，四周都是红色的帷幕，只有中央有一根蜡烛，而透过它闪烁的光芒，我发现自己的皮肤也全被张贴了开来。

我叩响沉重森林的墓碑，手指开始痛得叫人流泪。

那里又是在祭奠什么，间隔的恐慌，还是体内某种激素的枯竭。我们的神经第一次变得胆小如鼠，它躲进河流的缝隙里，两岸的岩石间，稍作修饰，便打扮出了更为低等的容颜，却更为的安全。

当然“出众”会带来杀身之祸，反应灵敏则会遭受刑法，只有卑贱不会受到怀疑，它不会像那些显而易见的真相，常被突然地出卖。

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些生存准则：射出的箭会伤人，而士兵是为了能杀王弑将而奋战到底，这不是预料他反叛或忠臣的手段，而是他的宿命。

说到宿命，这更像是一篇华丽的文章，必然有太多泛滥和动情的地方。

但是你从不该表现出受到宿命的鼓舞。当你独自行走的时候，这种惊喜就意味着幻想终止。一旦路途非常熟悉，我们便拒绝加深对它的记忆，而情愿把它视为自己的领地。我们未必知晓它

的每一个转角，但一定赞美过其延伸的方式。

从我们身上倾倒下来足够多的颜料，然后开始铺设一小片跳舞的天地，在停留最长久的地方，树木沿着河岸逐渐生长，之后，一个月中的一天，我们便在那树荫下徘徊，玩着一个左右踱步的游戏。

湖面安静得宛若镜子，也一同呼吸。

在那瞬间，有支队伍从旁经过，步伐整齐，身着蓝白相间的服装，走在最后的人往往面露悲伤，因能窥视到更多的秘密而生活在别人的幻想里，狭窄而缓慢。他扮演过许多重要的角色，发怒的和做决策的人，却都是他害怕的。

这些人围坐在一起，燃起秋日之火，枯黄的树叶，火红的树枝，烟火如熏鱼一般，跳跃着，扭转着身子，扑向每个人的头发和衣服里。远远看去，在一棵倒地的古树旁，他们心中正在祈祷寒冬，而面颊突然变白，吹起一阵冷风。

属于他们的表演，在那个午后，显得怪异，他们喃喃自语，开始诉说，好像听众就是自己，或是在自己内心里不断集结的士兵。士兵是和每一只鸟同样珍贵，美丽。每一条绿色手臂上的筋骨都因为用力过度而蜷缩起来，两座鼓起的小山间有一道峡谷任由群鸟飞过。它们的翅膀总是暗示着遗失，心悸的目光足以消磨大海。

在这间屋子里，几面墙仿佛是从旷野升起的梦。我们的故事满载着四五首歌谣，青烟缭绕般的越过梧桐树的顶端，最后沉浸在

不厌其烦的河流中，昏昏欲睡。

这便是我们其中之一生下来就有的印记，像一条深深的巷子，总有一次要迷失其中。生命的整个过程都会因为要预示着这次迷失而精彩无比。一张张寻人启事便是他的荣誉和勋章，愿他不被找到，不被发现，否则他崇高的谋划便在鞭笞和炭火里，成为众人耻笑的灰烬，而仅有的余温还会令其儿女成为新的俘虏。

倘若他成功了，唯一可喜的是城市也能演绎如此完美的遁形，若换做是奇形怪状的山野，则处处是他的荒坟。

在我的口袋里，另一种声音，未完成的，未张口的声音，会是一个童话。

日后，它还有一个注释，是为了迎接光明的未来，而阅读此书还需要年龄限制。

我想我会得罪很多人，和我一样的人，那必是很久之后的事，我们都会出局的，而对于真相也终究是毫不知情。

历史都快要漂白了，有关的书籍也是如此，国家的旗帜，民族的服饰，远不如某些街道热闹，更吸引人。

只有深邃的褐色建筑群会令人望而生畏，它们渐渐有着秋天一般的身姿，令人十分伤感和不舍。

每到一个城市，我们都要约定要在那里度过三年以上的的时间。

而如今我所居住的城市，阴雨连绵不断，食物也过于油腻。外省的人抱怨着，统统无济于事。

饮食是一种性格，狂热的夏天和永恒的黑夜更接近这种性格的人。我们需要这种狂热，尽管来的缓慢，但总比在寂静中快速的

衰老死去要高贵的多。

烧焦的味道，流窜在潮湿且富有文采的居民区，我们花一个下午记录它们的名字，像是从布满尘埃的岩石上触摸着精美的雕塑。然而很快，每个晚上我便开始遗忘，记忆中磨灭了它们那特有的纵深感，如今就再也找不到了。

早晨起床时要面对奇怪的寒冷，从而总是错过约定。而之后的一个手术，让我和所有这样的时刻变得遥远，我一直躺着，仰面看着它悄然走过。

别总在那时吵醒还在发高烧的我，瞬间引发的抽经会毁掉一整天的安逸。我的神经从此都不会舒展，时刻得担心自己会跌倒，骨头总显得僵硬，说不定已经蔓延至头脑里了。那里，在我幻想的堆积下，全是雪白的盐。锋利的齿轮在运转着，蜷缩着，刚好吻合梦的枷锁。

我自己终究会成为一本白色的书，装订上红色和黄色的图画，经过印刷厂，在一楼的大厅里，一摞一摞的被运送出去，在四楼或是另外哪个楼层，尽是用激光写就的“待售和试验”。

我在那时会变的多精致，足以堪比古老艺人用陶瓷打磨的花瓶。

有很多张网，编织成我的身躯，炎热的空气在我体内产生灰烬，我觉得我要呕吐了，而世界却变的澄清无比。

总有许多人用完了属于他自己的清水，便用泥土作为替代，而且更加奇怪的是，他们还不懂得石头和麻绳的好处。

这只是一些古老的谚语和传奇罢了，可是还没有完。

我们抢夺了飞鸟的窝，于是它们开始在地上做巢。

那一年我们风风火火的跑到一些车站，在你还那么异常兴奋的时候，我看见平原上所有的灯光彻夜明亮，像伸出的蛇头乱窜。

一场梦总是给我很多重要的启示，首先便是遗忘，其次才是半裸的身体。

离开家之后生命的延续，是对出生的倒退。而更加固执的确认我们身份的行为会发展为一种背叛。

因此每个梦都会是我的一面旗帜，在恰当的时候举起来，让我相信它，它是我思想的兄长。

我的家族就只有这很少的几位成员，甚至用不了一间房子去填满。只要一件厚厚的毯子就可以过冬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再加上一首安眠曲吧。

磕破了头，打碎了碗，啊，童年，一次次我从墙上翻倒在院子里。而这些正在引诱我回忆的伤痕，是想让我在年老时无事可做什么？童年本是未来生活中的一种幻想，但你越是经常性的回忆童年，你的未来就被吞噬的越多。

就在昨天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我没有发现到一棵树苗，一朵花草隐藏在他们步履匆匆的身影里。我望着手中空空如也，开始倍感羞愧。

还是回到最初的祈祷上吧，就是在一张床的面前，我们展露了脆弱，变得固执和矛盾，并开始厌恶所有的人。我相信一位祖先说

过的话：窗子，也唯有窗子可以解决一切难题。问题是你敢站在那里么？

而仅仅一家餐馆，足以让我望而却步，它的复杂程度远不止于一碗汤的做法。

然而我会喜欢上厨师、服务员、老板以及他的妻子。很久之后，他们必定是我的熟人，但因为难得见面一次，我会更加崇拜他们。

在类似的人面前，我经历着仿佛是过去的某个朝代。

所以有一天，我会消失于这些人中间。

他们若是去远游，我则独守房门。

我的邻居也都是些神秘的客人。

..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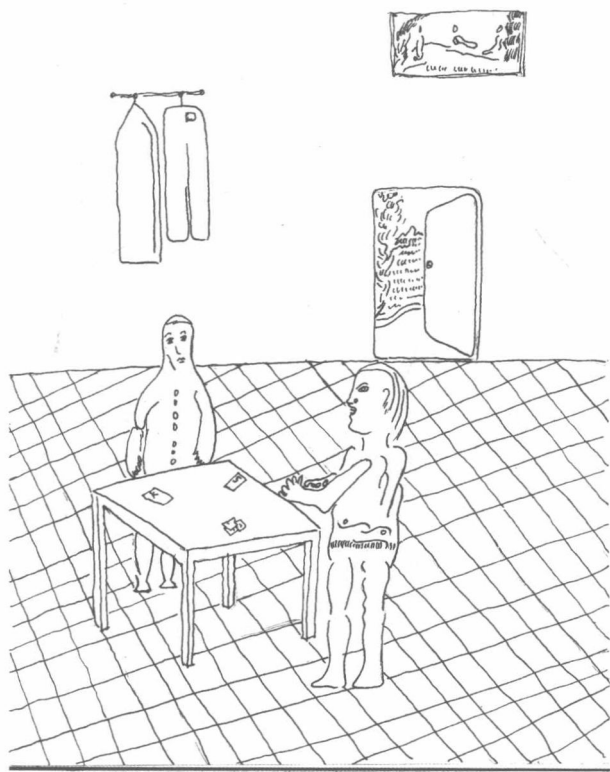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- 1 自序
- 1 引子

- 1 第一章 季节的四个方向
- 15 第二章 出行,为了黄昏
- 27 第三章 最残忍的一个月
- 41 第四章 孩童间的游戏
- 59 第五章 月亮的涅槃
- 77 第六章 影子模仿的喜悦
- 93 第七章 狼和月亮的故事
- 113 第八章 动物间的笑话
- 145 第九章 我独自过着双面人的生活
- 203 第十章 墙上的最后一幅画

第一章

季节的四个方向



——年少时，我们淘气地把冰块融化，之后，便一直追逐着它
流逝的方向找寻着我们自以为遗失的足迹。

我非常疲惫，哪怕是写上一丁点的文字，甚至都开始害怕起来。恐慌总是像易碎的玻璃那样被风吹响，我又能指责谁呢？安装它的工人么？可我们从未谋面，我该把他臆想为我的一个朋友，个子不高，身体肥胖，但却跑的很快。

来不及翻开手中的书，一个女子的日记，她和我争夺着彼此，最后我在她棕色的威慑下屈服。在写下我不认识昨天见过的所有人之后，她又开始鼓励我，或者至少是暗示我，用她那丝丝脆响的声音支撑着我继续写下去。

我被她的梦惊醒，但愿那只是她做过的其中之一，我被刚才的朋友紧紧的掐住脖子，双方缠绕在一起，在我的四周，这样的场景遍布整个房间，这还是在上午啊，为何我们会如此愤恨彼此？阴影，那寒冷的季节里还未彻底的褪去衣物，它和我们的身体笨重的摔落在地板上，如此，我才清醒过来。

可没过多久，我又幻想到了另外一个地方，我的视野里是一个年老的背影思量着如何开始与其他人和解，曾经，他成为一个远赴沙漠的商人，一位被四处流放的官吏。他的手和胳膊和大脑都纠缠在一起很久了。

而如今，他的身体，这巨大的冰块将永久的沉入深海里，但我却非常自豪，我们都是向光和热妥协的。

我非常喜欢一个夏天和一个冬天这种字样，或是一个方向，南方还是北方。好像那预示着什么，因此每一年的开始，春节过后，我们都抢着用纸牌安排自己的出行。